



基础

叶·毕特列考夫斯基著

群众出版社

820(35)
6021

CAGP5/01

基 础

叶·毕特列考夫斯基著

姚 良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1957年8月

基 础
(波)叶·毕特列考夫斯基著
姚 良 译

*

群 众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东堂子胡同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

财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总)15 (文)12 字数237,000 开本 $787 \times 1092^{1/32}$ 印张 $8^{20/32}$ 插页1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000册

定价(6.00)87元



作 者 象

Е. ПЫТЛЯКОВСКИЙ

ФУНДАМЕНТ

СОКРАЩ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С ПОЛЬСКОГО

М. ИГНАТОВА, С. МИЛЛЕР

И Ю. МИРСКО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1950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是描写波兰人民为修复被德国法西斯破坏了的火车车厢制造厂所进行的忘我劳动和英勇斗争。美英特务机关以及在其指使下的国内反革命匪帮竭力想要破坏这个与波兰建设事业有密切关系的巨大企业，因而采取了怠工、暗杀和纵火等卑鄙手段。但波兰工人阶级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保卫了工厂的安全、揭露和惩办了凶恶的反革命分子，按期完成了生产任务。作者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基础中的英雄气概，并指出了要建设独立、富强的波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本书于1948年荣膺波兰弗罗茨拉夫市人民议会奖金，并已译为俄、捷、保、德、匈等国文字。中文本是根据俄译本转译的。

序

波蘭工人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思想，一向就很理解而並不感到生疏。可是為了實現這種思想，僅僅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這一點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經驗，需要創造性的經驗。

有兩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波蘭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第一個因素是蘇聯的偉大榜樣，蘇聯從法西斯佔領下解放了波蘭，保護了它的獨立，在戰後復興的头幾年又給了它以巨大的經濟援助；第二個因素是依靠着工人階級，遵循着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波蘭統一工人黨的領導作用。由於這些條件，波蘭才能够在最短時期內恢復了經濟，摧毀了國內反動的政治力量，團結了城鄉的勞動人民，吸引旧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當然，波蘭民主政權的任務，即使目前也仍然還是相當繁重的。不過已經有了不少的經驗，有了正在壯大和鞏固的工人黨，有了顯著的成績，証實了這一路綫的正確性，使人們具有了更向前邁進所必需的信心。

“基礎”這部作品，是一個為了要幫助本國人民奠定無產階級社會的基礎而鬥爭的願望所鼓舞着的年輕波蘭作家寫的。

故事是在戰後第一年內展開的，這時候，在許多波蘭先進人士面前，已經顯示出來了他們所參加的事件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看來，倘若社會階級結構不作根本的改變，僅只限於政治生活的某些民主化，“簡單地恢復”受到了破壞的波蘭，這是絕不可能的。這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了：只有現代必然走向社會主義的，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才能使被屈辱、被掠奪、以及备受蹂躪的波蘭人民復蘇。

為了使人們更清楚地理解波蘭人民是在什麼樣的條件下開始恢復工業起見，最好我們先回憶一下：波蘭在戰前二十年的期間，在那些把國家出賣給德國、法國和英國反動派的“祖國派”法西斯、半法西斯的恐怖下是怎樣渡過的。在戰爭期間，那些戰前的波蘭反動政府的首領和特務人員們，仍然繼續出賣人民，並跟法西斯劍子手進行妥協，跟倫敦和華盛頓的帝國主義集團進行妥協，以便在任何一方勝利的情況下，都能恢復自己的

統治。波蘭國內外的反動派並沒有如願以償：他們未能使波蘭人民跟着自己走。但是他們使波蘭人民所遭受的損失却是巨大的。在波蘭人的記憶里，永遠也不會忘記在華沙起義的英雄，他們是怎樣在波蘭反動派的卑劣的出賣下而犧牲的。人們也永遠不會忘記由於戰後土匪活動所蒙受的犧牲，和在美英情報機關波蘭國外僑民中的間諜中心、以及他們的梵蒂岡同盟者的唆使下而被暗殺的波蘭的先進人士的犧牲。

波蘭的人民，為了自己的人民民主制度曾受盡了苦難。

當蘇聯軍隊和波蘭第一軍團共同肅清了德國占領者之後，波蘭反革命分子的反抗並沒有停止。他們在國外還保有自己的領導中心和外國的庇護者，而在波蘭國內，也還殘存着一些舊官吏和部份奴才似的忠實於倫敦政府的知識分子。反革命分子為了他們的罪惡陰謀，也沒有嫌棄那些在戰時曾做過易於大量“賺錢”的投機買賣，後來變成寄生者的那些階級蜕化分子。天主教僧侶的黑幫分子、過去的警察特務、以及跟占領者及外國情報人員有過罪惡聯繫的分子，都積極起來了。畢特列考夫斯基在他的這部長篇小說里指出了波蘭的反革命分子怎樣把他們的這支“軍隊”全都用來向年輕的人民民主制度進行反攻，怎樣散布各種挑撥離間的謠言和不满情緒，怎樣擴大管理方面和供給方面的不可避免的困難，怎樣不斷地進行破壞與暗殺。所有這些犯罪的錢索都引向波蘭境外，引向西歐，引向那些為“遣送人員”而設的英美集中營里，法西斯匪幫從那里得到教官、武器、金錢以及外國情報機關所訓練好的破壞分子。

年輕的波蘭的民主力量善於制服這些國內外的反動勢力的進攻，在自己隊伍中揭露了對這些分子抱着機會主義態度的人們。從那時候起，已經三年了。波蘭的國際地位鞏固了，現在更隨着全世界民主陣營的每個新的勝利而更加鞏固。波蘭農民跟工人階級結成了牢不可破的聯盟，並日益走向公共經營的和合作社的生產方式。很快地復興了西部的農業。波蘭的工業逐年地鞏固起來。在高度的組織與技術原則之下進行着改造。千百萬波蘭人轉向有益的勞動。城市和鄉村在廢墟上站立起來了。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在繼續着，這是需要進行忘我的勞動的。不過現在這種鬥爭與戰後頭一年比較起來，已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進行了。但畢特列考夫斯基的這部長篇小說，並沒有喪失他的現實性。對走過的道路和已克服了的困難予以總結——乃是作家的重要任務。

尤其是波蘭的社會主義改造事業，正如波萊斯瓦夫·貝魯特於1949年

11月在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全會上所指出的，現在還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條件下，在與注定要滅亡的資產階級公開反抗條件下，在美英及其他帝國主義派遣特務、間諜、怠工者和破壞者到我國內部進行活動以便阻礙人民波蘭前進與發展的條件下實現着的”。

長篇小說“基礎”的主題是以修復被德國法西斯所破壞的火車車箱製造廠為主要內容的。

故事是發生在波蘭的西部，或者象波蘭人時常說的“光復的土地上”的弗羅茨拉夫。那里有對於整個波蘭非常重要的特殊任務，而它的困難比起全國其他各省的政權與經濟建設的困難來也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美國和英國的統治者使用各種方法，企圖使波蘭依賴美英帝國主義。他們聲言，波蘭在西部地方的權力，只有在和德國舉行和會以前能夠把它治理好時才能被承認，這便是這個橫行賭博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同時美國、英國和法國駐德國的司令部，卻用盡一切辦法妨礙波蘭從波蘭西部將德國人遣送到這些國家的占領區去。這種辦法的目的，第一是妨礙有計劃的移居波蘭人，第二，正如小說的作者所指出的，使美英情報機關可能利用留在波蘭國境內的希特勒分子來進行怠工和破壞。美英的情報機關，並不以為滿足，還將那些由法西斯分子中吸收來的、所謂“安捷爾薩將軍部隊”的賣國賊派到波蘭來。象這樣由德國人與波蘭人組成的許多間諜破壞小組，雖然在活動上多半是沒有相互地直接聯繫，但美英的情報機關卻在進行着同樣的領導。他們的任務正如小說中指出的進行縱火、爆破、瓦解生產和破壞供給。

他們還把自己的特務派到移民局去，要他們去攪亂計劃，把移民送到沒有準備好住處的地方去。他們庇護偽裝為移民的投機商人，由東部到西部去。但年輕的人民民主的波蘭，也解決了這個最困難的問題，它那日益強大的力量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在這裡波蘭人民又一次信服了：與蘇聯的友誼乃是波蘭獨立和正常發展的保證。蘇軍司令部為了遣送德國人，供給波蘭以交通工具。這是一件關係重大的事情，它促進了收復土地的迅速復興工作。

在蘇聯的幫助下，波蘭勝利地粉碎了美英反動派對西部工業進行封鎖並使復興的工廠得不到必需設備的這一企圖。蘇聯粉碎了這個惡毒的計劃，把由德國給蘇聯的賠款讓給波蘭百分之十五。不僅如此，蘇聯政府還不顧自己被破壞地區的供不應求的情況，立即開始給波蘭調撥機器設備和

其他物資。因为有了这种帮助，波蘭的工人和工程师才能在最短的期間内恢复了西部地区的工业。苏联人民的友誼，及时地支持了为建立自己新的、自由社会的波蘭弟兄的劳动热情。

毕特列考夫斯基所描写的弗罗茨拉夫車箱制造厂是个巨大的企业。在西欧还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方面能够和它匹敌。讀者可以从小說里面看到波蘭工人在看到巨大的破坏之后是如何意气消沉，而当由苏联方面領到机床后又是如何的精神振奋。这是一个不很大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情节。

就在这种情况下，小說的情节向前发展着。被破坏的疆疆，还沒来得及扫除最狠毒的敌人——英美集团的公开的和秘密的侵略者，——更加上缺少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在波蘭統一工人党领导下的波蘭爱国者，与这些残余进行着斗争。

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是这个历史时期的典型人物。他們都在探求着，都在体验着那时刻变化着的整个生活中的苦乐。年輕的工程师，共产主义者戈拉毕施必須亲自来担任这个最困难的角色——弗罗茨拉夫工厂的领导人，他虽然用尽自己的全部精力和非凡的才干，但在解决复杂的技术与政治問題时，常常遇到很大的困难。他用尽一切力量努力掌握新的知識，新的领导方法，但有时还是忽略最主要方面的工作，这是因为他对人員的理解不够正确，錯誤地信任了人。另一个共产主义者鮑卡尔也是如此。他是个工人，在他那稳重而有节制的外貌上，蘊藏着激烈而又热情的性格。鮑卡尔在法西斯集中营的囚禁中，竭力阻止国社党徒在撤退时破坏鍛工車間設备的企图。奇迹使他保存了生命，他在遭受了巨大的震动之后意志消沉了。但由于环境与同志的帮助，鮑卡尔又被拉进工作中，又以他那固有的热情开始劳动。他以老党员的經驗和对工人生活的諳悉終于成为重要的领导者。

在小說中也有民主的死敌在活动着，如罪犯：德国国社党卫队队员布拉烏什及其手下的一群破坏者，波蘭旧軍官，現在給美国当間諜的戈洛姆少校和曾当过中尉的岩尼茨基。

与这些人物并列的，作者还在小說里表现了动摇在两个战斗陣营之間的人物。已故的厂長的女儿卡瑪·奧沙尔斯卡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卡瑪是战斗年代及德国法西斯統治期間的波蘭富有的知識青年的代表。战争的事变向卡瑪襲来的时候，正是卡瑪那种阶层出身的少女开始到大学讀書，在空闲的时候只想如何消遣的时期。在1940到1944年期間，卡瑪稍

微参加了一些反抗占领者的斗争，保存过武器，她的住宅当过接头地点。她那时和岩尼茨基相識。但是卡瑪的这种勇敢行为却是豪侠的气概和冒险的诱惑多于严肃的爱国主义的斗争。这些“地下工作者”愿意象战前那样作乐、挥霍金錢、跳舞和飲酒。金錢是由作投机买卖得到的，卡瑪也参加了这种勾当。波蘭解放以后，卡瑪感到寂寞。她認為复兴国家，建設新的社会关系，都是些狭窄的平凡无味的事情。她在生活中沒有了支柱，精神上失去了坚定性。卡瑪爱着戈拉毕施。但他对她却不够关切。卡瑪由于自己在行为中常有矛盾，拋掉了工作，移居到一个老教授家里，并去咖啡馆消磨着时间。这个咖啡馆是岩尼茨基掩护他的間諜活动的据点。但岩尼茨基对卡瑪來說也不是自己人。她帶着自己的无稽的廢話、空虛的不满，帶着自己的精神的空虛站在两个陣营的中間，直到对戈拉毕施生命的直接威胁使她理解了许多她从前所不理解的事物的时候；从这以后卡瑪才与新人的陣营結合在一起。

应当指出，在小說里，卡瑪的形象刻画得不太成功。用以引起讀者对她同情的那些指导她的行为的动机，不太深刻，而很偶然并且相当模糊。

还应当指出，年輕的工人形象。在他們中間有一个墮落在反动的偏見里的斯塔紹尔柯·波約卓夫斯基。这个还很象孩子似的年輕人，墜入岩尼茨基的罗網中，迫使他去暗杀鮑卡尔。波約卓夫斯基拒絕执行这个任务，决定逃出弗罗茨拉夫，但在企图秘密越过国界的时候牺牲了。另一个是快成年的青年人——格芮斯·考古尔內依，最先是与窃盜匪帮和投机商人攪到一起，但是工人——共产主义者古列克努力将他教育过来，使他成为优秀的年輕的生产者之一，成为忠誠純洁的人。毕特列考夫斯基很生动地，乐观地，确切地，现实主义地描写了格芮斯和高布倫斯基以及弗罗茨拉夫工厂的其他的年輕的建設者之間的关系。波蘭年輕工人的典型的創造，乃是毕特列考夫斯基的巨大成就。

这部長篇小說的缺点之一是結構不紧凑。但这个缺点是瑕不掩瑜的。波蘭人民在爭取新的人民民主，爭取建設社会主义大厦基础首次战斗的岁月里特点之一的丰富多采的情景并未因此而减色。作者令人心悅誠服地指出，到社会主义去的道路——乃是使波蘭真正独立解放的唯一道路。

小 引

囚徒的行列在破坏的难以認識的尘土飞揚的弗罗茨拉夫的街道上走着。燦爛的火焰般的落日余輝映射在奧德河水面上，連成了一片。由那些殘存下來的完好的房屋里，忽而跑出一些穿着軍裝的什麼人來。沒過多久，這些房屋也開始燃燒起來了。囚徒行列經過了籠罩在煙陣里的車站。

“我曾經到過這裡，”五個月前由欽斯道鶴夫解到弗羅茨拉夫來的政治犯鮑卡爾竭力回想着，思索着。

風大起來了。一些巨大的工廠和不很大的別墅冒着火焰。但落在囚徒身上的却不是灰燼，而是盛開着的蘋果樹和梨樹的花瓣。那些白色的斑點，象雪花一樣，在空中旋卷着，而在它們的上面則垂挂着昏黑的陰沉的煙幕。

“快点，快点！”布拉烏什中尉喊叫着。

“我曾經到過這裡，”鮑卡爾繼續尋思着。

看這是那被破壞的車箱堵塞着的高架橋。在碎石堆底下跳出些老鼠來。

街道的尽头是一面倒塌的院牆。囚徒行列走進一塊類似工廠院落的、全都被炸彈和炮彈炸出坑來的空地。

“當然囉，我曾到過這兒，”鮑卡爾最後這樣斷定着。他的心臟急促地跳着。“戈拉畢施工程師……”

他並不知道，那個為了要考查這兒的宏大的車箱製造廠而曾率領一批華沙車箱製造廠的工程師和技師來過弗羅茨拉夫的戈拉畢施工程師，現在却正被阻止在距離弗羅茨拉夫幾公里遠的蘇軍崗哨那兒呢。

破舊的小馬力汽車停在公路旁邊。帶着自動步槍的士兵檢查着司機、戈拉畢施工程師、奧沙爾斯基工程師以及沃林斯基等人的通行証。

“不能再向前去了，”哨兵說。人們從汽車里下來，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裡，注視着地平綫上冒起來的煙火。

“城里还在进行着战斗，”他們之中的一个人低声說道。

“法西斯匪徒在焚燒和毀滅着弗羅茨拉夫呢，”另一個人補充說。

他們開始請求哨兵允許他們入城，但哨兵簡短地回答道：

“城里正在进行着战争，城市在燃燒着。”

大火看得很清楚。在這個充滿陰冷的初春的黃昏里，他們所急于要去

的城市在毀滅着。在被火焰吞噬了的弗羅茨拉夫的住宅、工廠和街道上，埋葬了他們的希望、志向與計劃。由於他們自己無力去拯救這個城市而覺得很難過。沒有別的办法，只有垂頭喪氣地回到卡托維茲去。

*

*

*

在離麥茲不遠的法德邊界上警衛人員阻止住一個穿着條紋布衣服的人，他沒帶任何證件。這個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法國話，他向士兵們解釋說他是波蘭人，是由集中營里釋放出來的，現在要回到他在南希的家裏去。

他被帶到公路附近的警衛室去，美國的汽車象穿梭似的在公路上奔馳着。

“哎，你們要耽誤了我的解放呢，”他一面走着，一面反復地說。“我的名字叫猶介夫·古列克。我是從馬基來的。我打算帶上老婆孩子回到故鄉去……我的名字叫做猶介夫·古列克。”

*

*

*

這時候在捷薩烏附近的俘虜營里正舉行着一個不大的友好的宴會。不斷地干着杯。大家都很有興奮。一個少年人豪邁地奏着手風琴。有些俘虜已經躺在地板上。波約卓夫斯基在收音機跟前擺弄着。當播音器忽然發出一個曲調的時候，大家呼喊起來：

“关上吧，我們頂好還是來唱一個歌吧。”

豪放的歌聲響起來了。

*

*

*

在布列敏納附近專收容軍官俘虜的另一個集中營里，却籠罩着比捷薩烏嚴肅得多的氣氛。那里所有的人，都行着舉手禮，排成兩行，筆直地“立正”站着。在旗杆上升起了波蘭的國旗。這個儀式結束以後，中尉工程師捷林斯基離開了與他爭論政治問題的同志們，走出集中營去了。

黃昏降臨了。在不遠的鐵路路基上，停着不動的車箱輪廓隱約可見。飛機在天空上盤旋着。

“傷痕、苦痛、家庭。已經過去了。”捷林斯基想着，用手摸了摸臉上的傷痕。“將來又怎樣呢？”晚霞消逝以後，東方更加昏暗了。工程師向東方看了許久，然後嘆息一聲，回到集中營去了。

*

*

*

在華沙的鶴日街上，阿里茨娜·鮑卡爾遇到她丈夫的朋友卡沃立克。他們站在廢墟上談論着犧牲了的親人和朋友，談論着他們自己的前途。

丈夫怎么样了？他在哪儿呢？……不，现在并不是流眼泪的时候。她在西列兹工业联合会工作。她说话的声音很坚定。她看起来也很好，穿的也很整齐。卡沃立克正准备到弗罗茨拉夫去。哎呀，弗罗茨拉夫……它还没有完全解放呢。因此卡沃立克决定在没有接到领导他的戈拉毕施工程师的来信以前，不到那里去。

当卡沃立克与鲍卡尔的妻子告别的时候，由邻近那幢被烧毁了的房屋的废墟里跑出一个腋下夹着一个包裹的衣服褴褛的年轻人。这是格罗斯·考古尔内依。两个同他一样褴褛的年轻人从他身后赶来。

“拿来，你这小偷，拿来！”他们呼喊着。

“大白天就在偷东西，”阿里茨特·鲍卡尔说。

卡沃立克打了一个招呼，顺着自己要去的道路走了。

在洛得考城沃鲁泰斯卡亚街二十八号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正进行着分赃的勾当。一个伙友正把他们共同努力由西列兹运来后出卖了的“战利品”所得的钱分给总督府工作人员菲力克斯·高兹盖维奇。

分赃是在默默中进行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因此谁也没有破坏这种寂静的空气，直到最后握手的时候，才从两个人的嘴里同时发出“O.K.”的欢呼声。

分赃后，两人约定一点钟以后在一个阴气的酒吧间相会——庆祝事业的“成功”……高兹盖维奇答应请一个女人来吃晚饭。

当布拉乌什与一个军官谈话的时候，囚徒们也停下来了，鲍卡尔想起了自己和这个被破坏的工厂相识的历史。

在德军占领期间，华沙车厢制造厂里曾经组织了一些地下秘密小组。戈拉毕施象其他人一样，并没有袖手旁观。

1941年，在德国人似乎就要征服全世界的时候，有一次在戈拉毕施的家里——鲍卡尔记得非常清楚——举行过一次会议，他们曾谈到将来怎样在波兰的弗罗茨拉夫制造车厢。当时各地都成了废墟，德国人在向莫斯科进攻，但他们却在想着火车车厢制造厂的事。

那时戈拉毕施曾取得德国人的许可，把一批波兰人派到弗罗茨拉夫去，伪称是为了提高业务知识和学习弗罗茨拉夫工厂的劳动方法，以便在华沙也采用这种方法。四个波兰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弗罗茨拉夫奔走著。

研究着这个巨大的車輛制造厂。那次旅行的結果是很順利的：看了他們所要看的一切。剩下的只有斗争和工作，要使一切都能象他們所想的那样。

現在鮑卡尔看到的是断壁殘垣：工厂輪在廢墟上。就是鮑卡尔本人也好容易才能立住脚。

莫非所有的打算都是多余的嗎？那些工作、那些斗争……并沒有用处嗎？鮑卡尔为自己以及所有那些久未見面的同志們感到恐惧。

但就在这时候，一些押送囚徒的士兵却迫使他們去抬裝着什么东西的箱子。原来在那破坏了的工厂建筑物里，还幸存着巨大的机床和机器。他們命令囚徒們用箱子把机器圍起来……德国人忙着用電綫把箱子联結起来。鮑卡尔明白了法西斯匪徒們的企圖。

“打算把我們和工厂一同毀掉呢，”他向那与他一同抬着箱子的波蘭人說。“切斷電綫。”

他們又向前走。碰見了卖国賊監工的克尔赫涅尔。

天越來越黑了。在天空中閃爍的火光越來越密。炮战緊張起来。德国人更加慌張，竟开始打起人来。鮑卡尔倒下了。他那双麻木了的手沒有力量来扯断電綫，于是他便鎗在那里用嘴咬嚼着電綫。

囚徒們工作了許久。然后叫他們站在机床跟前，以枪斃来威脅，禁止离开原地。

鮑卡尔縮着。轟隆声越来越大了。炮弹爆炸的火光划破了黑暗。

忽然布拉烏什帶着一群德国士兵和克尔赫涅尔来了。他們用手电照着道路，在寻找什么人。在高得很近的一个什么地方炮弹爆炸了。克尔赫涅尔指了指鮑卡尔。发出喊叫声和脚步咚咚声。响起了步枪射击声。囚徒們在向各处逃跑，只有衰弱的鮑卡尔站不起来。

“完了！”是誰用德国話哀叫着。

“是你把電綫弄断的嗎？”布拉烏什吼叫着，朝鮑卡尔弯下身来。

鮑卡尔想站起来，可是沒有做到。

“你們已經失敗了，”他象在睡夢中似地說道。

这时天花板被打坏了，碎木片飞落下来。

有人在喊叫：

“自由万岁！”

“是誰在这样喊呢？”鮑卡尔还来得及想了一下。

布拉烏什連放了三枪。

第 一 章

一列发着鏗鏘声的貨車开进了弗罗茨拉夫总站的一所污穢不堪和有些地方已經受到破坏的建筑物跟前。拥挤在弄得很脏的站台上的人群立刻都冲向那輛乘客們还没来得及走下的車箱。这种拥挤不知道还要繼續多久呢，若不是有一个戴着破旧的铁路員工制帽的人員喊道：

“你們向哪里挤呀？向哪里挤呀？这列車今天不开啊！”

人群緩慢地，不相信地后退了。乘客开始从車箱里走出来。

穿着工人工作服的卡沃立克的秃头顶在站台上閃着光，他开始喊叫道：“布得金斯基！柯瓦里卡克！布得金斯基！柯瓦里卡克！”他喊叫了好久才找到他所要找的人。卡沃立克挤到他們跟前，一边走着一边喊道：

“喂，怎么样？”

“来了一百六十人，”有人从車里回答着。

“汽車已經在車站附近等着了。”

“哎，快一点，我們走吧……”是誰在車箱里发着命令。

因长途旅行而疲惫了的人們，很快地走到車站前的廣場上。三輛破爛不堪的載重汽車在等待着新到来的人們。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行李，因此上車时并沒費很大工夫。但汽車却搞起乱来，发动机不听使唤了。最后，載重汽車总算在一条被破坏过的道路上顛簸着，向前移动了。尘土象云霧似地紧裹着汽車。看来城市活象个龐大的垃圾場。有几个袖子上纏着白布的德国人正在这些垃圾場上寻找什么。然后連这几个德国人也不見了。周圍是一片廢墟——汽車已經穿过燒成灰燼的区域。再向前只好步行了。街道完全被磚瓦和廢铁阻塞住了。汽車要从中間穿过去是不可能的。人們拖成長長的行列，迈着步，低着头寻找着插脚的地方，不滿地嘟囔着。

最后他們走到一排大树跟前，这些树也不知道是由于不久前的火灾呢，还是由于八月里阳光太强的緣故，叶子全都发黄了。在这些树木的后边，是一些狭窄的胡同，房屋都是距离相等地排列着，上面爬滿了長春藤。再远一点，可以看見一幢打坏了窗戶的三层楼房。卡沃立克把他們带到了那边去。

鮑卡爾認出來了卡沃立克，但沒和他打招呼。他和另外一些不認識的人一起走着，對於自己的老朋友沒發覺他而感到滿意。鮑卡爾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對一切人——其中也包括他自己——的冷淡。直到他看見戈拉畢施高大的身軀一動不動地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新來的人們的時候，他才奔向前去：

“工程師先生！”

卡沃立克趕過了鮑卡爾，向工程師說了几句什麼話。鮑卡爾跛着腳。拐杖妨碍着他。他還不習慣使用它呢。

“工程師先生，”他微笑着又叫了一聲，看着那個很熟悉的，沒有什麼變化的臉。

“我听着呢，”工程師說道，並沒認出來他是誰。“你和大家向前邊去吧，”他又添上一句，“住處和午飯都給你們準備好了。”

“可是……我是鮑卡爾啊……”

戈拉畢施向前邁了一步，伸過手來，他由於出乎意料之外，不知怎樣才好。

“你，還活着？”卡沃立克大叫道。“蘿曼……”

戈拉畢施擁抱了鮑卡爾，吻了他的面頰。

“好朋友，你這一向踪影不見，是到哪儿去了？”他快樂地問道，極力驅散剛才那種不快樂的誤會。

是的，這個頭髮斑白、憔悴、跛腿的人正是鮑卡爾。他那褐色的眼睛，端正而稍微寬大的鼻子和那低沉嘶啞的嗓音，都和從前一樣。

工程師和卡沃立克兩人攙着鮑卡爾。人們不知道往哪里走，站下了，圍在他們周圍。

“應當把工人送去啊，”戈拉畢施向卡沃立克說，然後又加上一句，“鮑卡爾，你跟我走吧。”

他們沒走几步，鮑卡爾站住了。

“等等，我應當先安置一下，”他困難地說道。

“在我沒給你找到住處以前，先在我那里住几天吧。”

“人們曾向我這樣提議過。但我還是要同他們一起去。這樣要更好一些，”鮑卡爾答道。“格芮斯！”他向一個青年人喊道。“在那邊也給我占個地方。”

“你放心吧！”從行列里有人回答道。

他們的友誼還是當年的大學實習生和卓箱製造廠專家領班之間聯結在一起的友誼，這種友誼並不是由於環境的偶然結合的結果。他們共同的生活經歷使他們成為知己，對許多事務的共同觀點使他們接近起來。後來他們又同在一個工廠服務：戈拉畢施已經是工程師，鮑卡爾也成了技師。他們共同計劃過某些工作，後來，事實把他們分開了，他們總是時常互相懷念着。但現在高興了幾分鐘以後，卻產生了懷疑。“這個人還象從前一樣嗎？”他們兩個人都這樣想着……他們不知道談什麼才好。已經渡過多少年月了啊！

戈拉畢施把鮑卡爾領到自己的住處。他住在一幢小別墅里。他叫一個德國女傭人準備午飯，然後把客人領到洗澡間去洗澡。水管還沒有修好，鮑卡爾用盆子洗了澡。

“有的時候曾經設想過要有一雙乾淨的手，”鮑卡爾一邊洗一邊想着。回到飯廳後，他默默地踏着波斯地毯走了很久，看着那矮矮的新樣式的玻璃廚櫃里面的美麗的盤碟和那些裝飾在牆壁上的看來都是名畫家的油畫。

“廢墟、地毯、油畫，”鮑卡爾暗自尋思着。“這都是我已經看過的。到處都是一樣。”

女傭人把菜湯端來了。

“是德國女人嗎？”當她走出去的時候鮑卡爾問。

“是的，”戈拉畢施回答道。“請坐下吃飯吧。”

可是鮑卡爾不想吃東西。尤其奇怪的是他早就餓了。他們坐火車走了很久的路。在路上只吃過些麵包。

“喂，盛湯吃吧，你怎麼啦？”工程師俯向湯盤對鮑卡爾問道。另一只手上拿着一張寫滿了字的紙條仔細地看着。

鮑卡爾不願回答。

“沒有什麼，”他擺了一下手說。

戈拉畢施沒有勉強讓他吃。

“你知道嗎，”他說，“我應當現在就到工廠去。”

“為什麼？今天是星期日啊……”

“但……你是知道的……”

“我們應爭取時間，”鮑卡爾冷笑道。

“你來了，很好。可惜你以前沒來過。”